

位于渝中区凯  
旋路的东华观  
据重庆日报

# 迷失在凯旋路上的藏经楼

□ 龚毅

在渝中区凯旋路上斑驳的历史影像中,时常能从我记忆中俯拾的,便是东华观藏经楼的一些枝枝蔓蔓。

东华观藏经楼又名玉泉殿、皇经楼,是重庆市现存最早的木结构道观殿宇,位于重庆渝中区凯旋路64号(现为凯旋路73号),建筑坐北朝南。

东华观藏经楼坐落在凯旋路下储奇门大路的拐弯处,20世纪八九十年代,我经常到储奇门朋友家玩耍,曾多次从它身边走过。当时,周围一道高高的围墙遮挡住了它的面目,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。

2000年左右,我的工作单位《中国药业》杂志社就在凯旋路临街的二楼上,离东华观藏经楼不过几百米。上下班时常从它身边路过,经过它身前一堵围墙时,能依稀看见部分灰暗、陈旧的琉璃瓦和翘檐,感觉它就是一个狭小破旧的庙宇。十多年后,我接触到一些相关资料,才了解到了它的前世今生。

## (一)

### 早期的东华观

东华观是因尊崇道教的上古尊神东华帝君而得名。由于道教支派全真道南北宗均共尊东华帝君,早期的东华观成为全真道龙门派道士的隐修之地。

清道光《重庆府志》载:“东华观,在城南,元至元年建。”至元是元朝的一个年号,东华观便是在那时候建的。

《名胜记》记载:观后有东华十八洞,皆相通,邑人呼其处为“神仙口”。东华十八洞,现已无迹可考。但据老重庆人回忆,在东华观旁有一神仙古洞,重庆大轰炸期间曾作为防空洞,可容纳20多人。

1939年所编《巴县志》记载:东华观藏经楼始建于元朝,重建于明天顺七年(1463年)、正德十一年(1516年)。当时有殿宇三重(下殿、正殿、上殿),内设殿堂9个和藏经楼,还有花园、住客、库房6大间。原下殿庙大门口两边石柱刻对联为:“看涂山云影飞来无限天光供一府,问字水梅花开放几分春色到三巴。”

东华观极盛时期,规模宏大、巍峨壮观,常驻道士5人,进香挂单道士及居士达千人。观外有专门出售道冠、道袍、器具的三条街,街名为“道冠井”,是当时重庆府地区建筑最早的全真龙门派著名道观。据1927年《重庆商埠督办公署月刊》第五期记载:1926年,因东华观内佃户德盛衣庄不慎失火,烧毁后殿及两廊房,火后还存藏经、邱祖、灵官三殿。当时东华观的占地面积千余平方米,而过火面积竟达600余平方米。这场大火将整个道观烧掉了2/3。

## (二)

### 最后的藏经楼

1939年,日机对重庆实施连续多轮饱和大轰炸。“投弹舱打开了,数百枚银光闪闪的燃烧弹洒落在这个城市里,燃起全城大火。肆虐的大火整整燃烧了三天三夜……”“我走进这个正在燃烧的城市,协助大队人马用手摇抽水机去与烈火搏斗,这情形就好像要用花园浇水的水管子来扑灭一场森林大火一样。”陈纳德将军在他的回忆录《陈纳德回忆录》中,这样描述当时所目睹的情景。

疯狂的日机将东华观大部分炸毁,大火和炸弹让原本鼎盛的东华观只剩下藏经楼和灵官殿。没多久,幸存的藏经楼,被国民政府改为了军委会仓库。1942年,国民政府对满目疮痍的重庆城进行重建,时任市长吴国桢主持修筑凯旋路,东华观被连接上下半城的公路所贯通,藏经楼留在了公路上方,灵官殿则在公路下方,东华观昔日风采已不复存在。

1948年7月10日,已在东华观担任住持四五年的吴理端在《重庆寺庙登记表》中称:“当时观内计有土地贰亩陆分陆厘玖毫,不动产总市值1.5万元。”另据同时期的《法器登记表》载:“当时存偶像11尊(一般为圆雕像)、画像2尊、礼器1堂、法器1堂(法器:大铁钟1口、铁磬5个、木鱼2个、经典30册,价2000元)。”

藏经楼原貌尚存,是一座重檐歇山式建筑,殿顶盖黄色琉璃瓦,正脊和垂脊为绿色琉璃瓦,脊上饰精巧的龙、狮、狗等动物,栩栩如生。翘檐雕梁画栋,殿屋五间,建筑用材考究,是重庆市区、县唯一未变形的古老木结构建筑。楼上原供奉玉皇神像。

1955年,向诚心为最后一任东华观住持。因当时没法

开展有收入的道教法事活动,向诚心等道人只好在观内开一个小茶社卖茶水,另外收取一点房产及地皮租金为生。1956年9月,新华文化厂(后改为印制十一厂)将此处用作生产车间,向诚心等道人同时被政府安排参加该厂劳动……现存藏经楼一殿,神像全无,本色的藏经楼已破烂不堪。

1977年,东华观道人最后一人病亡,此后再无道人。

## (三)

### 藏经楼的新生

1962年,重庆市人民政府将东华观藏经楼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。

1983年,重庆市人民政府再次将东华观藏经楼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。2000年又公布为第一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。

那些年,我时常在它的身边往来,印象中“只是一个陈旧破烂的小庙”,并不知道它叫东华观藏经楼,也从未留意到它身上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牌匾。

为抢救这座古建筑,渝中区文管所于2000年完成了对它的建筑测绘。2015年10月,渝中区对它实施保护修缮,并于2016年4月修复完成。2017年2月,东华观藏经楼主体修复工程进入验收阶段。2018年4月,东华观藏经楼修缮保护工程完成。

东华观藏经楼是目前重庆主城区现存最老的木质建筑,且建筑风格极其考究。这次修复是继清康熙年间大修后,时隔300年再次大修。

如今,修复后的东华观藏经楼,总占地面积246.56平方米,建筑面积230平方米。现作为渝中区的道教文化陈列馆。

不久前的一个周末,我从新华路步行到储奇门,特意从东华观藏经楼身边走过,发现它已大变模样:外貌簇新,没有了以前那种古朴沧桑的味道。但无论如何,修复后的东华观藏经楼处于重庆母城中心闹市,在四周林立的高楼大厦间,不失为一处别致的名胜古迹。

闲暇时,走进修复后的东华观藏经楼,观看一下它陈列的道教文化和历史文物,抚摸一下它身上的历史沧桑,沉痛一下它身上的历史故事,也是别有一番味道。

(作者系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会员)

# 手书破万卷 残纸写新章

——吕彭祥“残书”诞生记

□ 张川耀

5年前,吕彭祥居家的桃园寓所旁修建摩天大楼,地底深层爆破时,导致他家屋顶花园阁楼细小震裂。维修时,吕彭祥在整理楼阁储藏室时发现,他珍藏的宣纸出现了大面积的水渍和虫蛀……眼见宝贝变成了一堆破纸、一堆垃圾,他寝食不安。

冥思苦想两天三夜后,吕彭祥头脑灵光一闪:殷墟甲骨、秦简残片、马王堆出土的帛书、断臂维纳斯,不也是残破的吗?残缺也是一种美!

他立马从地上抓起一张残破的宣纸,随形就势写了起来……不一会儿,一幅书法作品便呈现在眼前。趁着新奇的热乎劲,他一口气又写了几张,虽然纸张大小不一、形状各异,纸的残破程度也不尽相同,但写出的作品,张张有特色,幅幅皆精彩……

“有办法了!有办法了……”吕彭祥强压内心的激动,将自己的新发现报告给妻女。随后,他连发多幅首创的残纸书法作品,向书友、朋友广而告之,分享喜悦。

伴着残纸书法的“问世”和传播,吕彭祥成了重庆乃至全国书坛的网红。

吕彭祥创意的“残书”,看似偶然,实则是他多年磨炼和探索的结果。

我与吕彭祥相识、相交,弹指40余载。吕彭祥出身书香门第,幼承庭训。其父吕季子是留日医学博士,亦颇能书。吕彭祥6岁与书法艺术结缘,在严父督导下握管描红筑基始步。60年来,他坚持每天5点晨起弄墨,夜半傍砚躬耕,鉴古觅真,读碑研帖,不断在书写和探索中,反复复盘心得,与名宿宗师“对话”……

60年的孜孜不倦,吕彭祥形成了自己的书法风格:既有别传统,又贴近时代;既有古拙的典雅,又富有学养并臻的灵动。翰墨龙蛇中,新风扑面来。这就难怪,他的作品会有那么多人喜爱……甚至早在20年前,就被作为国礼,赠送美国华盛顿州政府收藏。

吕彭祥创意的“残书”,可以说是开书法艺术的先河。所谓“残书”,就是在不规则、有破损,且大小不一、形状各异的纸张上创作书法作品,其谋篇布局的考究、入纸用笔的难度,与规范的纸张相比,不仅高得多、严得多,而且要“吃功夫”得多……

吕彭祥的“残书”充满灵性,庄重古雅、浑厚朴拙,变幻万千。在网络的助推下,吕彭祥的“残书”不仅受到业内同行的点赞,就连大洋彼岸的不少欧美书画藏家也纷纷“抢购”。

(作者系重庆《现代工人报》原社长 图片由作者提供)

吕彭祥作品

